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
網上公開講座

個人靈修裡的 痛苦與救贖： 第一部分

阮曉桐博士
14.11.2020



Sebastiano del Piombo. *Christ Carrying the Cross*, 1515/1517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

講座第一部分

1. 天主教的超性世界觀與實踐信仰的困難
2. 基督宗教的救贖痛苦觀
3. 靈修成長與救贖痛苦

1.天主教的超性世界觀與實踐信仰的困難

- 與過去世代不同，現代世界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宗教的神聖要素不再在人類社會的各個方面盛行。
- 我們正生活在一個以無信仰(unbelief)為最常見的默認選擇之一的世界裡。人類普遍缺乏許多理解宗教概念的前設條件/背景(context)，特別是那些與超自然相關的概念。(Carter 1993; Taylor 2007)
- 似乎要同時理性和認真對待一個人的宗教亦變得相互矛盾。人們普遍不大著意在信仰中尋求真理，而是在利用宗教「來理解自我」。(Lash 1991)

1.天主教的超性世界觀與實踐信仰的困難

- 現代社會出現的「現代性」所呈現的價值理念、意識形態，及其相應的理性思維方法，以致日常生活方式，在多方面跟天主教教義及超性世界觀(supernatural Catholic worldview)起著很大的衝突。俗世化(secularization)發展方向，正是一個要擺脫「神聖」(sacred)而融入「俗世」(profane)的過程。
- 相應的研究由早期的社會學而至現今興起的宗教研究，都是要在不同程度上採用一個所謂「客觀」(objective)的角度去解釋此一發展過程，亦即是他們要把原本宗教裡「神聖」性的「超性」原素去除掉，把它還原或化約為「俗世」的事務；這是用「俗世」的角度去解釋一切「神聖」或「超性」的事情。



1.天主教的超性世界觀與實踐信仰的困難





- 天主教的超性世界觀包含甚廣，我們會集中在兩方面來討論：
 - (1) 關於創世、原罪與罪惡的問題
 - (2) 涉及救贖痛苦和末世論
- 明顯地，這兩點所涉及的範圍都不能夠用經驗，或任何實徵的方法去證成其真假值，只能夠用信德去接受。

首先，天主創造了美好的天地萬物，但原祖受魔鬼誘惑後使得罪惡出現。自此受造之物被屈服於敗壞的狀態下。就算透過基督所給予的聖洗聖事把原罪滌除，使人和天主重歸於好，但原罪的後果，即墮落而傾向惡的人性，仍殘留在人身上。魔鬼於人的強大誘惑力，更進一步深化了人邁向墮落的傾向。這一切使得在靈界裡產生了一場天使和魔鬼間持久而激烈的戰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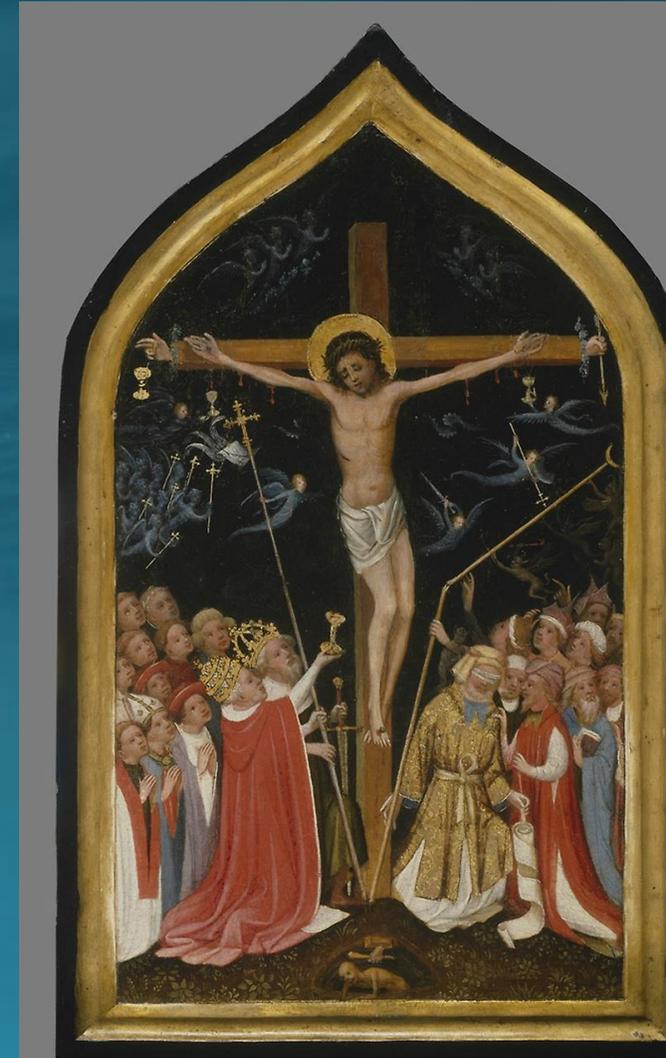
- 有關世界的形成和發展揭示了三個重要的主題，
 1. 亞當的原罪破壞了人性的純潔；
 2. 此原罪被全人類所承傳，致使人類失去了純真的狀態，並傾向於犯罪；
 3. 撒旦的誘惑導致了人類的墮落，從此牠與其他墮落的天使一起，在人類回到天主的道路上設下重重障礙。
- 所有這些都傳遞了基督宗教一個重要的訊息→
即人類罪惡抗衡，在俗世生命上達致德行完美的(臻善的)境地是十分困難的。

- 超性事態不見容於科學理性的思維框架，亦和跟現代人的生活脈絡和人際交往法則有抵觸。
- 究竟有多少現代天主教徒會相信這段不能在經驗層次證成的描述呢？
- 在教導孩子成長、或從事社會問題的研究，平信徒或相關學者很少會加入上述的超性面向為解釋的依據。
- 這些超性事態在天主教徒的生活裡應該佔著什麼位置呢？
- 若從超性世界觀的角度去衡量，天主教徒各種行為的動機，以及對其行為結果的理解和期望，是能夠有著跟教外人不一樣的看法的。

2. 基督宗教的救贖痛苦觀



- **恩賜:** 神為了救贖人類的靈魂，不惜派遣自己的兒子耶穌基督到世上來受苦，最終被釘死在十字架上，藉此獲得神對人的寬恕。這是神無條件給予人類的莫大恩賜，單靠人是永遠無法獲取的。
- **人類的任務:** 這項恩賜是需要人的配合才得以完成，最起碼是要人去選擇接受這一份救恩。不同的基督教團體對於這些信條有不同的演譯。
(Olson 2002; Schreck 2004)



Master of Saint Veronica. *Christ on the Living Cross*, 1420/30.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2. 基督宗教的救贖痛苦觀

- **新教徒**: 耶穌對人類的救贖是一次性的→人類無法依靠自己的力量去獲取的。
- **天主教徒**: 人受洗只是獲取救贖的第一步，跟著是要以一生的時間去實踐基督的教誨，那才會獲得救贖。人類可以參與基督的救贖工程，成為了基督在世上的「共同救贖者」(co-redeemer)。天主教在這些問題上的理解是部分地扣連著“煉獄”的概念而構成的。

- 對天主教徒而言，「救贖痛苦」並非只局限於耶穌為人類補贖的痛苦，而是同時可應用在一般天主教徒的身上，只要他願意效法耶穌去受苦，亦即成為「共同救贖者」，一如耶穌般以自己的苦難去拯救世人的靈魂。
- 不限於個人的救贖，當一個人願意分擔基督救世苦難的同時，其他人也能藉此獲得救贖。
- 若望保祿二世曾在牧函《論得救恩的痛苦》 *Salvific Doloris* (1984) 對此問題有一些討論。牧函的重點是要闡述人類痛苦中的救贖性本質，教宗指出，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基督苦難的分擔者 (sharers in the suffering of Christ)。
- 他指出相比起生命中短暫的痛苦，失去永恆的生命才是人類真正的悲哀。
(《論得救恩的痛苦》，段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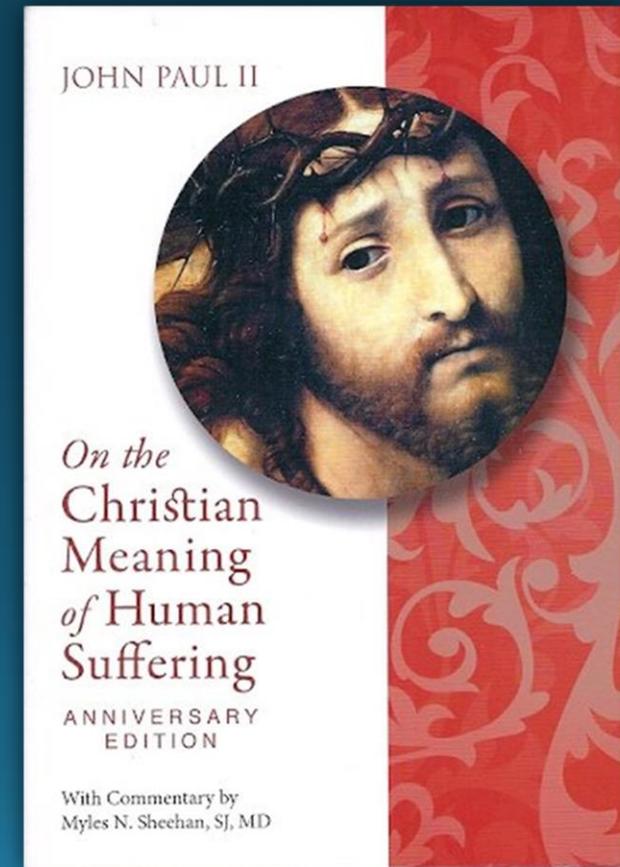


雖然基督以十字架和復活對罪過和死亡所有勝利，並沒有廢除人生現世的痛苦，也沒有解除人類整個歷史存在幅度的痛苦，可是在這個幅度和一切痛苦中卻發射出新的光明：得救的光明。

《論得救恩的痛苦》，段15

救贖之主為人並代替人忍受了痛苦。在這救贖中，每一個人有他自己的一份。每個人被召分擔此痛苦，藉此痛苦救贖得以完成。人被召分擔此痛苦，因為經由此痛苦所有的人的痛苦都被救贖了。基督藉痛苦帶來救贖，祂也使人類的痛苦提昇到救贖的層次。為此，每個人在他的痛苦中，也可以成為分享基督的救贖痛苦的人。

《論得救恩的痛苦》，段19





要接受痛苦的正面意義，甚而鼓勵人用受苦的方式去拯救靈魂，看來是一件極其荒謬的事情。救贖痛苦無疑是叫現代的天主教徒履行反時代的宗教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救贖痛苦的理念比原罪、魔鬼等的描述更難令人接受。

這裡產生一些實際的問題:

- 「救贖的痛苦」是否可以從現實的人性層面作出合理的解釋呢？
- 天主教徒如何可以根據救贖痛苦的理念在現代社會生活呢？
- 天主教徒能否在信仰生活裡真切理解此種痛苦存在的意義？

3. 靈修成長與救贖痛苦

天主教靈修傳統:重塑天主教信仰的深度和理解的切入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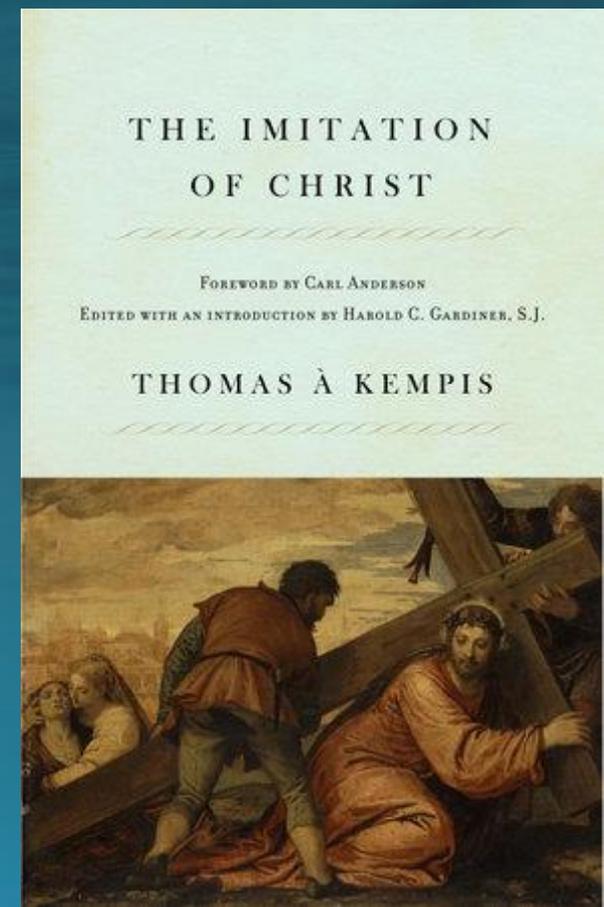
- 「實踐」對研究者理解宗教現象，特別是救贖痛苦，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 「救贖痛苦」存在不同層次或程度的理解，這與該理解者的行為/生活實踐有著密切關係。
- 「實踐」的領域涉及多個範疇的活動，從日常生活方式或只是某種同情諒解的感覺，以至道德和精神上的實踐 → 這裡是指天主徒的靈修生活實踐
- 信仰生活的實踐並不止於禮儀參與、閱讀聖經、背誦金句→更廣闊是指德行上的持久實踐，以達至行為和思維上的改變，以進一步明悟超聖的事理。

3. 靈修成長與救贖痛苦

在梵二的文獻，《教會教義憲章》(*Lumen Gentium*)，天主教會宣佈：

- 所有基督徒都「領到了成聖的使命。」(LG n. 39)
- 耶穌基督是「一切聖德的起始者與完成者，對各種身份的所有每位信徒，都宣布了生活的聖德」(LG n.40)
- 「任何身份與地位的所有基督徒。都被號召走向基督生活的飽和點及愛德的成全境界：藉着此種聖德：也要在現世社會內，促進更人道的生活方式。為達到這一成全境界—『信友們要按照基督的恩賜』利用一切力量：好能步武基督的後塵，反映基督的肖像，在一切事上服從天主的聖意，全心獻身於光榮天主及服務他人。如此，天主子民的聖德將要結出豐富的果實，一如教會的歷史上多少聖人的事蹟，清楚地證明。」(LG .40)

- 「效法基督」(Imitation of Christ) 可以從兩個緊密相連的面向作解釋：「愛」和「痛苦」。天主教最重要的兩條誡命: (1) 全心全靈全力全意愛天主; (2) 愛近人如己
- 在天主教會的悠久歷史裡，處處顯示出培育和實踐愛德跟承受苦難的內在聯繫。「愛」就是「受苦」。在耶穌的苦難裡，尤其在十字架上的救贖痛苦裡清晰地展現出來。
- 沒有人會否認「愛」是天主教的首要德行，也是天主教徒道德生活的最重要基礎，但與此同時，此基礎也變成了基督徒間的陳腔濫調，尤其應用在愛天主的層面上。另一方面，傳統中的聖人卻能以熱切的方式表現出他們對天主的愛。



- 為什麼聖人和平信徒在表現對天主的愛會有如此大的差異？
- 當中是與愛的本質或屬性相關的。
- 聖保祿在書信裡清楚描述了這種愛的屬性：

「愛是含忍的，愛是慈祥的，愛不嫉妒，不誇張，不自大，不作無禮的事，不求己益，不動怒，不圖謀惡事，不以不義為樂，卻與真理同樂：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格前13:4-7)



- 這些屬性似乎與愛的感覺無關→更像一些道德上的美德或靈修成長的目標。
- 要擁有這些道德屬性，首先要棄絕過度的自愛，並學習愛他人。
- 這也是第二個誡命的精髓：「愛近人如你自己。」
- 這種做法雖然對愛天主的培養是必要的，但人卻缺乏足夠的條件。因為除了一己的努力，人還需要天主的幫助，才得以擁有這種愛。
- 但是，去獲取這些美德，並由此培養一個人對天主的愛的正確途徑又是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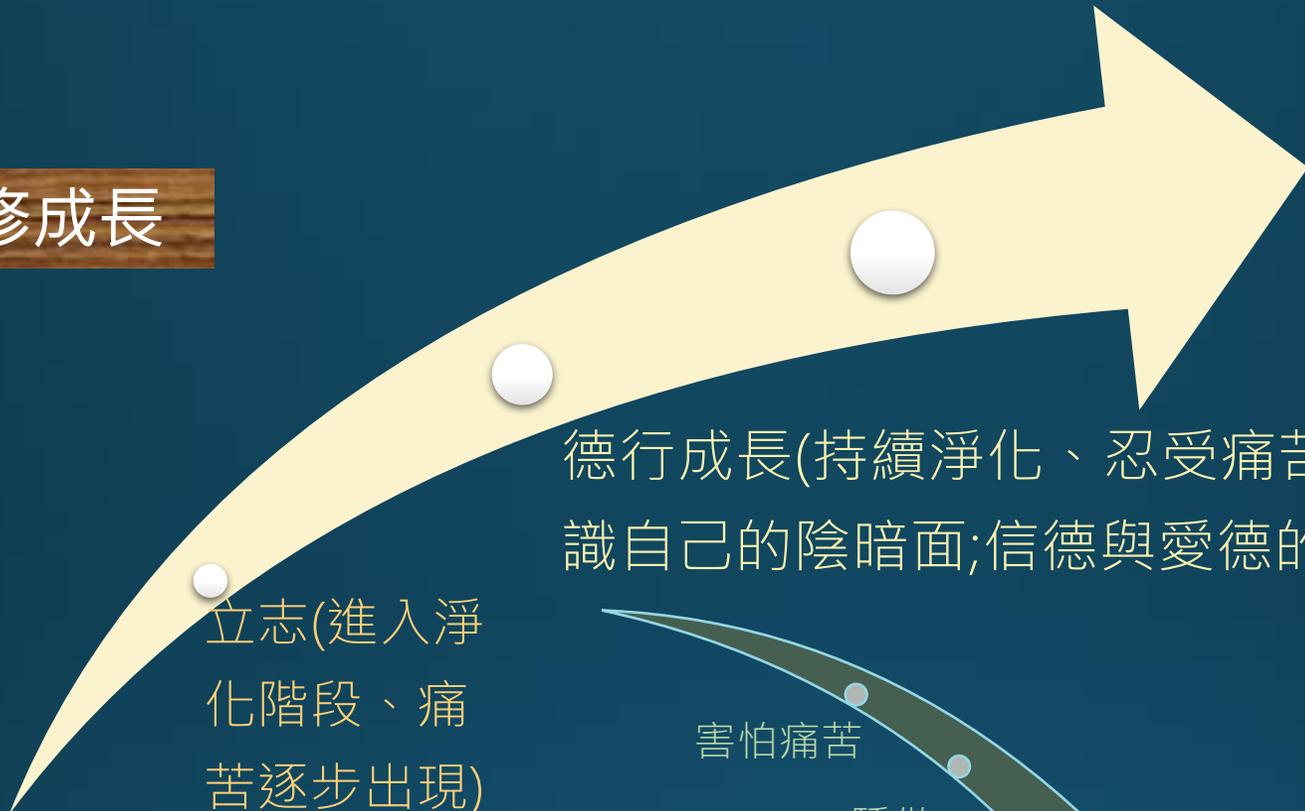
耶穌在福音中曾說：「誰若願意跟隨我，該棄絕自己，天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隨我。因為誰若願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喪失性命；但誰若為我的原故喪失自己的性命，這人必能救得性命。」(路9:23-24)

祂也指出，「那導入生命的門是多麼窄，路是多麼狹！找到它的人的確不多。」(瑪7: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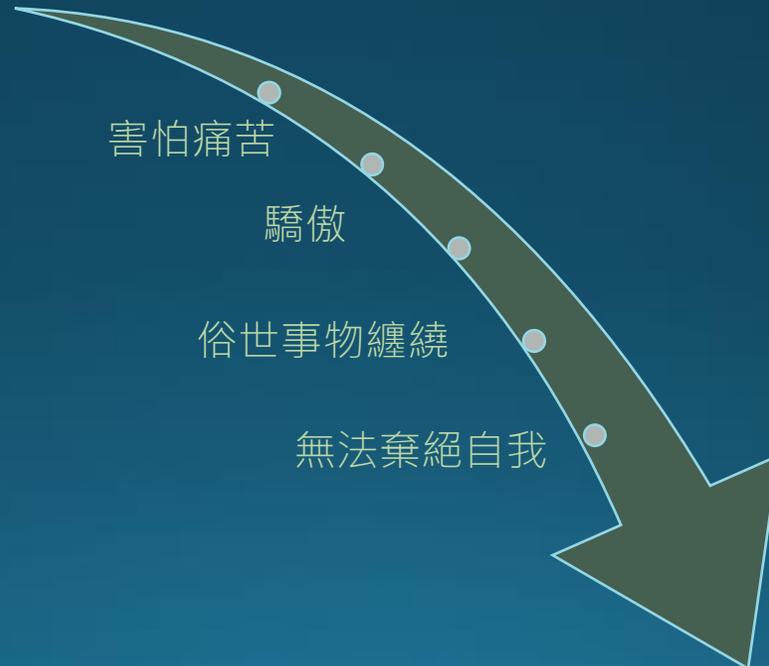
個人的靈修成長

修德完滿



德行成長(持續淨化、忍受痛苦、認識自己的陰暗面;信德與愛德的增長)

立志(進入淨化階段、痛苦逐步出現)



害怕痛苦

驕傲

俗世事物纏繞

無法棄絕自我

修德路途停滯與倒退

臻善三個階段

淨化階段(Purgative stage)

啟明階段(Illuminative St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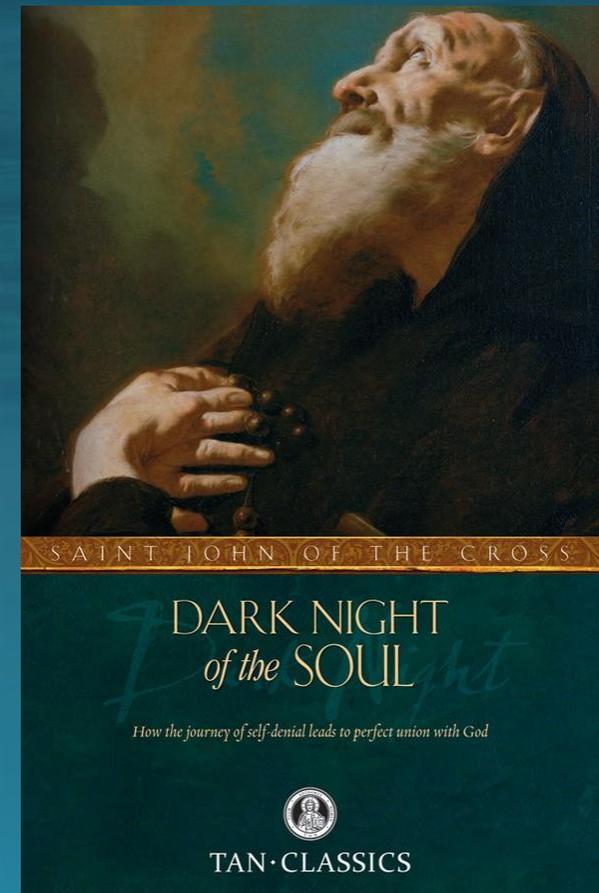
成全階段(Unitive Stage)。

(Aumann 1985,1986)

- 天主教教理:「走向完美的道路是通過十字架。沒有犧牲，沒有屬靈的戰鬥，就沒有聖德可言。靈性的進步要求靈修功夫與克己，這些會逐漸引領人生活在真福的平安與喜樂中。」(n.2015)
- 淨化階段呈現了基督徒在自己內部的持續戰爭。
- 它被稱為「戰爭」，因為對於那些追求基督化臻善(Christian perfection)的人，他們需要在一生中與自己犯罪的傾向和私慾偏情作鬥爭。這也是基督徒開始追求基督化臻善的/修德路途的最初階段。

- 聖十字若望 (St. John of the Cross) 運用「主動淨化」 (active purgation) 和「被動淨化」 (passive purgation) 的劃分，深化了對三個靈修階段”的解釋。
- 《攀登加爾默羅山》 (The Ascent of Mount Carmel) 和《心靈的黑夜》 (The Dark Night) 中，他清楚地描述人類靈魂淨化的過程。
- 主動淨化→人類積極參與改變感官和心靈缺陷的階段。每個基督徒的靈修進步都難以清晰說明，在走向完滿德行的道路上，不同個體之間總是存在差異。都需要實踐者積極的參與消除本性上的弱點和缺陷。

- 這種與人類對罪性的掙扎通常會涉及身體和精神上的痛苦。
- 另一角度而言，每天要背起基督的十字架，是需要時刻在物質和心靈上自我棄絕的。心靈方面的棄絕能使人處於最痛苦的境地。它不僅使人感到枯燥和厭惡，還包括被天主遺棄的感覺。這有時被稱為「心靈的黑夜」(Dark Night of the Soul)。耶穌在十字架上最後一刻的哭聲，就是這種情況的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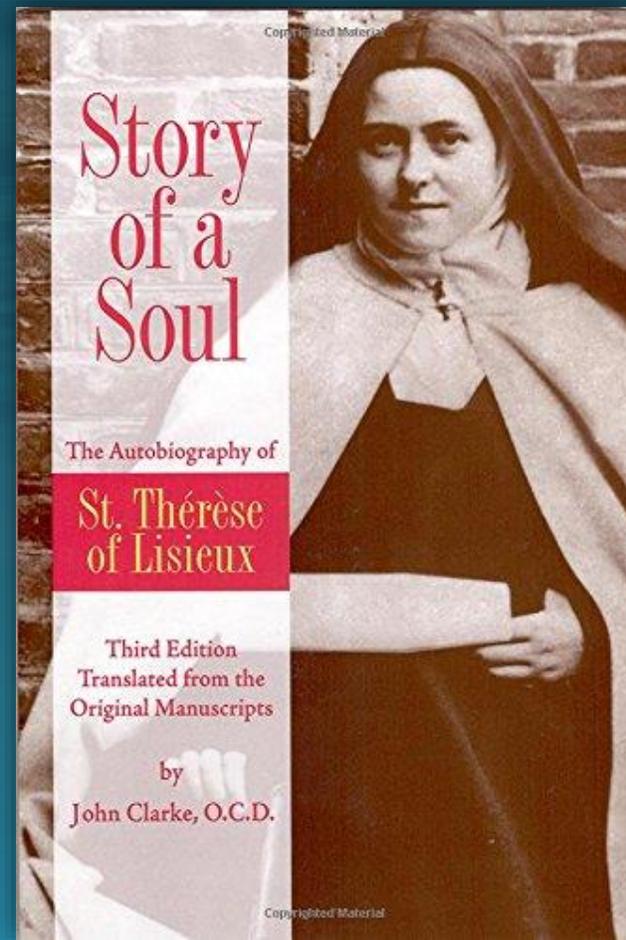
閱讀聖人自傳和著作中靈修成長的描述 作為深層次理解的一個途徑

- 如何正確理解聖人的嚴峻和艱辛的德行實踐歷程？
- 我們常忽視靈修成長過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 以為嚴重痛苦只限一些巨大的逆境，如因信仰而喪失生命，嚴重個人傷亡或長期受迫害或監禁。
- 嚴重的痛苦同時也可以是個人在終其一生裡，擺脫各種陋習的掙扎而產生的痛苦。→這是一種持久式的自我棄絕的掙扎，也是了解聖人英豪苦難的要點。

- 在臨終前所寫的回憶錄裡，聖女小德蘭 Thérèse of Lisieux(1873-1897)揭示了她對痛苦與基督徒生活的理解:

我開始了解何謂完美的聖德，我覺得除非一個人準備忍受極大的痛苦(one had to suffer much)，並永遠嚮往一些超性的事情 (seek out always the most perfect thing to do)，達到渾然忘我的境界 (forget self)，才能登賢關渡聖域…… 每個靈魂都可以或多或少的來應答吾主的召喚……而我在孩提時代，就曾大聲呼喊道：「我的天主啊，我要全部的，一半一半的絕成不了聖人，為你而受苦我並不怕，怕的是我完全屈服於自己的意志。接受我的心願吧，我要全部，凡你所願的，我都選取。」

《聖女小德蘭回憶錄》，第一部，第四章



在結束講座第一部分前，讓我們要重申上述一些救贖痛苦觀點。

- 《聖經》記載人類是根據天主的肖象創造的，因此有完美的德性並能在愛內與神完全結合。但這一切都被亞當的原罪所摧毀了。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開啟了人類能獲得救贖的路徑。
- 這樣的救贖過程也需要人類努力的合作，特別是，要求人類願意為拯救自己和他人而受苦。而這樣的救贖過程，對於天主教徒來說，不只是為了避免靈魂在地獄中的毀滅，更是一個仿效基督的生活的開始。
- 這也可以被理解為一段在痛苦中朝著完美德行前進的靈修之旅，這旅途是有著雙重意義的。其一，是在主動淨化階段的痛苦。之後，它將超越純粹為淨化或拯救個人靈魂的層次，延伸到其他靈魂得救的向度。但是，無論是那種痛苦，人都會在救贖過程中遭受痛苦。

參考資料:

- Aumann, Jordan. *Christian Spirituality in the Catholic Tradition*.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1985.
- Aumann, Jordan. *Spiritual Theology*. London: Sheen and Ward, 1986.
- Carter, Stephen. *The Culture of Disbelief: How American Law and Politics Trivialize Religious Devotion*. New York: BasicBooks, 1993.
- John Paul II. *Salvific Doloris*. "On the Christian Meaning of Human Suffering." Apostolic Letter. 11th February, 1984. Vatican.va.
- Lasch, Christopher. *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 American Life in an Age of Diminishing Expectation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1.
- Olson, Roger E. *The Mosaic of Christian Belief: Twenty Centuries of Unity and Diversity*.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Press, 2002.
- Schreck, Alan. *Catholic and Christian: An Explanation of Commonly Misunderstood Catholic Beliefs*. Rev. ed. Cincinnati: Servant Books, 2004.
- Taylor, Charles. *A Secular Age*.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香港中文大學 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天主教研究中心
網上公開講座2020：修和 (Reconciliation)：

個人靈修成長裡的痛苦與救贖：第二部分

痛苦與救贖：天主教病人的宗教性轉化

賀玉英博士

14.11.2020

究竟誰可死後上天堂? 關於進天國的條件此一問題，不同的基督教宗派提出了不同說法。天主教提出，如果想死後立刻進天國，獲得圓滿的救贖，人們需要在現世修德達到圓善 (perfect virtue)的境界，要不然，死後便要到煉獄去除掉剩餘罪惡和人性瑕疵，以達到可以進天國所必須的潔淨狀態。



天主教所說的“救贖”，在一定程度上是與人是否在塵世修好德行相關聯。

這個簡報將會以一項天主教病人的質性個案研究(2015-17)為基礎，探討患病受苦如何可能有助靈魂獲得救贖，天主教病人可以做些怎麼。內容分三部分：

1. 簡述關於“病人的品德與態度”的學術討論，然後轉入宗教方面的關注
2. 考察天主教聖人如何在患病中奉獻病苦，由此呈現天主教救贖觀的德行
3. 勾畫天主教病人經歷的痛苦、宗教困惑和靈修實踐，以至自我觀的轉變，由此探討病苦與救贖的關係

1. 關於“病人的品德與態度”的學術討論：

1.1 主要方向：



e.g. Shelp 1984; Lebacqz 1985; Williams 1993; Dekkers et al. 2005; Gauthier 2005; Evans 2007

1.2 Lebacqz 1985: “德性的病人” (the virtuous patient)

- 考察人們在病痛處境中的回應 (responses)，例如勇氣 (courage)、堅忍 (fortitude) 和審慎 (prudence) 等品性的表現，如何促進醫療過程的暢順和改善病人的狀況。

1.3 Williams 1993、Dekkers et al. 2005

- 在病人應付長期病痛的深層處，是關於**道德的挑戰和實踐**的課題。如何在各種局限中活出最好的情景，病人自身的道德素質起著一定的作用。

1.4

- 我們的探討重點**不是**關於“**病人的德性**”如何有助促進醫療和病人生活的效能，當然，兩者是有密切關聯的；
- 我們在這裡的關注點**是**在**宗教層面**，探討患病的天主教徒如何可藉著**病痛處境修德行**，從而有助獲得救贖。

病苦處境

(the context of illness & suffering)

病人的

德性 (virtues) /

修德 (virtuous strivings)

相信多少? -----> 救贖 (salvation)

現世領域

他世領域

非經驗的 (non-empirical)

宗教涉及一些**信念 (beliefs)** 和人們由於相信這些信念而產生的**宗教行動**。試想深一層，究竟什麼是信念？有學者提出，信念可以被理解為一些**解釋 (explanations)**，說明事物與事物之間的關係，當中包括現世與他世兩個領域之間的互動。

這些解釋所涉及的理路，**不一定符合我們一般認為的理性思維**；有些時候，這些解釋**甚至不合乎人間常理**。例如基督宗教說一個全能的神竟然要安排自己受極刑而死去拯救人類、祈禱可以使病得醫治，又例如中國民間宗教說“打小人”可以減少人際是非及摩擦等。



天主教“**救贖痛苦**” (redemptive suffering) 的**信念**：
解釋“**現世痛苦**” (包括病苦) 與“**他世救贖**”的關係。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在《論得救恩的痛苦》(1984: 19節)牧函中說：“救贖之主為人並代替人忍受了痛苦。... 每個人被奉詔去分擔此痛苦.... 在他的痛苦中，也可以成為分享基督的救贖的人。”



宗教召喚 (calling)



具體的宗教行動：

- 天主教徒在祈禱中把病痛奉獻給十字架上的耶穌，與祂的救贖痛苦結合，從而協助拯救靈魂 (包括病人自己和別人的靈魂)



補贖

(penance/reparation for sins)

2. 天主教聖人“奉獻病苦”與天主教救贖觀的德行： 三個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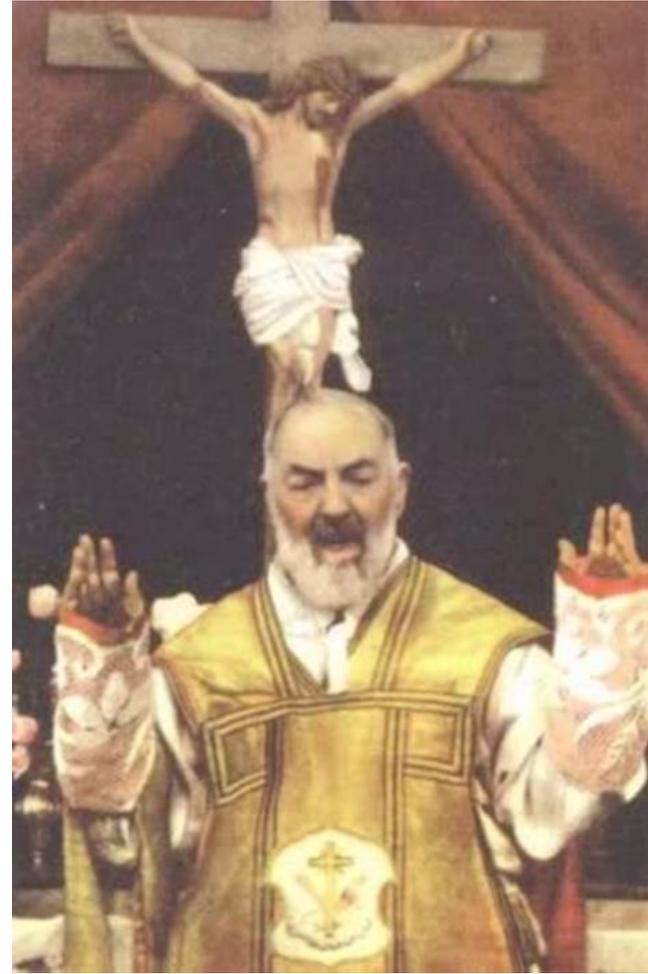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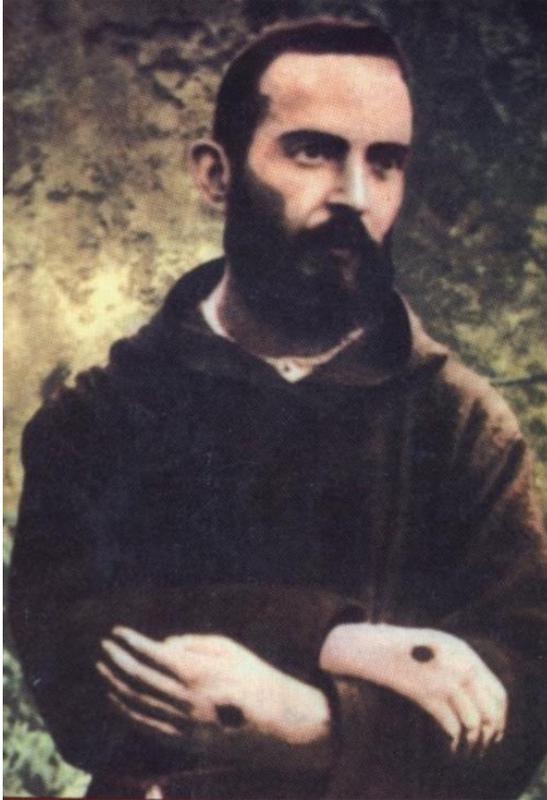
聖比奧 (St. Pio) (1887-1968)

聖摩拉 (St. Gianna B. Molla) (1922-1962)

真福白嘉勒 (Blessed Chiara L. Badano) (1971-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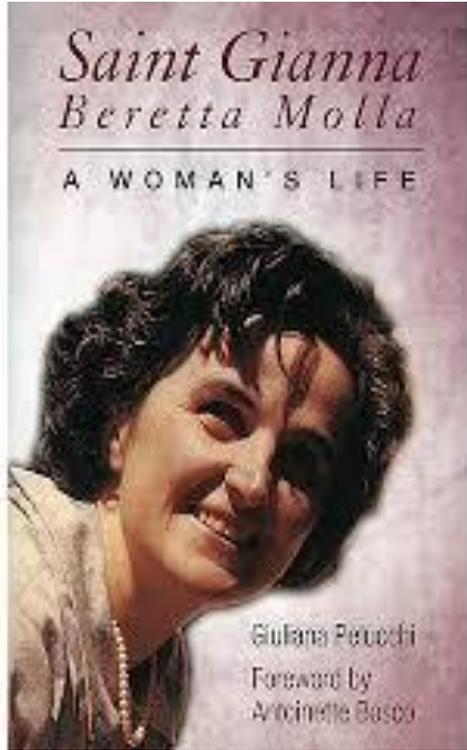
聖比奧 (St. Pio) (1887-1968):

神秘的五傷 + 病痛



比奧奉獻自己的痛苦，與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贖痛苦結合。McKevitt (1991: 58): “Pio came to **understand** his own illnesses ... and the stigmata in terms of his having been chosen to fulfill **a divine plan** to participate in the salvation of souls.”

聖摩拉 (St. Gianna B. Molla)
(1922-1962)



真福白嘉勒 (Blessed Chiara L. Badano)
(1971-1990)



兩人都罹患**癌症**，在病痛中曾經拒絕接受鎮痛藥物治療，意思是**要在清醒狀態下受苦**和**把痛苦奉獻給天主**。而摩拉是一名兒科醫生。
(Maynard 2000; Zanzucchi 2014)

瘋子 vs 聖人? (Problems of sanity and sanctity?)

天主教會冊封聖人的條件：英豪的德行 (heroic virtues)



扣連“靈魂獲得救贖”的德行

* 學效十字架上的**犧牲的愛** (sacrificial love)，協助救贖他人：**捨己**，包括捨棄個人利益、福祉、甚至現世幸福等

->天主教聖人 (esp. 德行聖人) 提供了**高層次**的示範 ---- **聖 / 圓滿**的狀態

* **起碼的潔淨層次**：在塵世生活逐步磨掉人性的“私慾”和“偏情”

天主教“救贖”視角下的德行，是指一個人漫長的**修德**和**淨化過程**，分有**不同層次**：

-**高層次**是成聖，惠及他人

-**起碼的層次**是指個人自己達到可以進天國所必須的潔淨狀態

- 上述的德行或修德圖像，是依憑著一種超自然的理解角度的。也是在這種超自然“他世救贖”的視角下，我們才能認識現世痛苦的超自然作用：
- 加爾各答的聖德蘭：“Suffering is meant to purify, to sanctify, to make us Christ-like.”
- 天主教徒在患病中，按其意願和認知程度，修習不同層次的德行。

簡言之，天主教病人面對的宗教處境：

- i. 原來患病受苦，可以是一個視角轉換的契機 (opportunity)、一種宗教召喚 (calling)
- ii. 超自然理解角度的建立
- iii. 淨化、修德、成聖之途

3. 天主教病人的病苦經驗、宗教困惑、靈修實踐和自我觀轉變

2015-2017:

對27位天主教病人進行深入訪談

以下是3位病人的個案資料：

紹欣 ...

周怡...

景輝...

3.1 紹欣 (50多歲)，原本是小學校長，因為患癌提早退休：

“天主不是愛我的嗎？祂為何要我受苦？！”

“看見別人可以工作，我感到很灰心，覺得自己失去一些能力，因為我一向很著緊自己是否一個能幹的人，但患病令我被迫退休！”

“[我當然知道‘補贖’，但...]我怎也不明白：怎麼可以奉獻痛苦！”

我們發現：

- 所有受訪天主教病人都知道有“補贖”此一說法，但卻不一定接受現世苦難可達至他世救贖的解釋。事實上，對於很多現代天主教徒來說，煉獄是一個不受歡迎 (unwelcome) 的概念，因為它說及的罪罰和要淨化人性的私慾偏情，在一定程度上與現代人重視自身利益和要滿足慾望是隔隔不入的，在道德上也有點苛求。

- 明確表示相信“補贖”的受訪者佔不足三分之一(8/27)。這些接受補贖的解釋的天主教病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承認自身在道德品性上不足，所謂“不足”，是以天主教救贖觀的道德要求做標準。

3.2 周怡 (53歲)，失明，從事辦公室工作，

“我有一個思想，就是：在去世時，我會否還有尚未做完的補贖呢？我們是人，多少都有過失，正如一件衣服弄污了，未必洗得乾淨，若果沒有做克己去清除，死後就要落煉獄了！當然，我願意在日常生活常做祈禱和補贖，但不知道自己做得怎麼樣。那些聖人如小德蘭等，常常跟天主溝通，事事都奉獻，死後就可直接去天家。但如果我不努力修好品德，時時有欠缺，天主是不接受罪污的，祂要求純潔，哎呀，死後見到天主，才知道我這件衣服是否還有污點啊！”

周怡沒法確定自己死後是否合格上天堂，但就是常常**做奉獻、守齋、朝拜聖體、辦告解**等，並在**日常生活中盡力修好品德**。

3.3 景輝，原本是一間資訊科技顧問公司的合夥人，48歲時因為患癌提早退休，往後經歷4次癌症復發。接受訪問時，他的生命已到了終末時期。

他對患病的看法：

“病是做補贖，它是一個使命 (mission)。”

“這個病不是一個巧合，當然我不想有病，應該無人會想病吧！我相信這是天主的計劃，天主對每個人都有計劃，幫助人達到返天國的目的。在宗教角度來看，疾病是一個使命。”

經歷病痛：

“上幾個星期咳得好厲害，身體弱了很多，真的咳到撐不住！腹部、尾龍骨和肝都有新腫瘤，肝有三粒腫瘤大到手能摸到，轉側身睡就會痛。我一生未試過這麼痛，它用了你全部注意力，不放過你，你根本想不到其他事，只能被它擺佈，找個位睡得沒那麼痛，之後就不動；再痛就再找另一個位。這次真的痛到喊救命，叫天主幫忙，請祂不要讓我這麼痛。然後，我就記起聖保祿曾向耶穌投訴他承受不了。耶穌說：我給你的痛楚，是你可以承受的，你會有足夠力量。想起這個故事，我就繼續捱下去，奉獻痛苦給天主。”

在身體虛弱的日子，景輝很少外出，但**每天仍然去彌撒**，他帶點幽默說：“**不可以‘貪玩’逃學。**”在病痛中，他竭力把自己跟信仰聯繫起來，視之為學習的一部分。

“超自然”：

“我想強調，我能夠面對病痛，不是我個人能力可以做到，我相信有一個超性的力量，幫我去承受這些困境、問題和衝擊。從超性角度看，恩寵令我可以去經歷病痛，同時間我可以在病痛裡面幫其他人，把自己的痛楚跟耶穌結合在一起；而耶穌的使命是救贖，整個過程就是救贖工程。”

“醫生開了止痛藥，能忍就想不吃，捱得就捱下去。其實痛苦都不是壞事，是一個感恩：我可以做補贖，轉化痛苦去幫其他人，協助救贖他人的靈魂。”

3.4 一些綜合性觀察和分析：

紹欣、周怡和景輝大致代表三類天主教病人。為方便表達，我把他們稱為 A, B, C 類病人。

在三類病人中，A 沒有出現宗教性轉化，B 和 C 就呈現某種宗教性轉化。

所有受訪病人都知道“補贖”此概念。A 類病人停留在“知道”或“聽過”的層次，沒有如 B, C 類病人般接受補贖的他世解釋。

- A 類病人純然從現世角度看疾病痛苦，與沒信教的人沒很大差異，覺得生病很倒霉不幸，其實這是人之常情；但無論如何，由於他們本身同時是教徒，於是又覺得信神的人應該是得到福佑平安的，於是生起宗教困惑，就如紹欣訴說：愛她的天主為何要她受苦？

- 我們在 A 類病人中普遍地看到一種“Why?”或“Why me?”的思想困境和不同程度的憂鬱情緒，這些天主教病人的關注點聚焦在自身現世福祉的虧損上。

- B、C類病人都接受補贖的他世解釋。B類病人的數目比較多，重視個人得救，C類病人佔極少數，關注自己和他人的得救。兩類病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對於病苦的超自然理解角度。
- B類病人關注淨化、修德；而C類病人關注淨化、修德和成聖。
- 他們的宗教性轉化，包含具體的*宗教實踐行動：
 - *奉獻病苦 *用天主教得救觀的道德標準來進行自我理解和評估
 - *勤辦告解(每月1-2次)(十誡、七罪宗...) *朝拜聖體

我們在B, C類病人中普遍地看到：

(1)對於病苦的忍耐和接受

(用超自然/救贖角度看病苦 => “每天的十字架”)

(2) 一種特別的謙遜態度

(e.g. 景輝說：“我不堪當!”、“認識自己作為受造物的卑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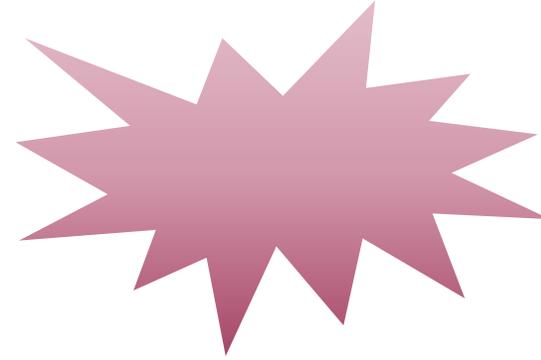
這個簡報的重點：

(他世) 救贖

能否轉化？



(塵世) 病苦



是在於：
道德的認知與實踐

C 類病人？

B ?

A ?

參考資料：

Dekkers, W., Uerz, I., & Wils, J.-P. (2005). Living well with end stage renal disease: Patients' narratives interpreted from a virtue perspective. *Ethical Theory and Moral Practice*, 8: 485-506.

Evans, H. M. (2007). Do patients have duties?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33: 689-694.

Gauthier, C. C. (2005). The virtue of mor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obligations of patients. *Journal of Medicine and Philosophy*, 30: 153-166.

Lebacqz, K. (1985). The virtuous patient. In E. E. Shelp (Ed.), *Virtue and Medicine: Explorations in the Character of Medicine* (pp. 275-288). Boston: D. Reide Pub. Co.

Maynard, J. O. (2000). *Gianna Molla*. London: Catholic Truth Society.

McKevitt, C. (1991). To suffer and never to die: The concept of suffering in the cult of Padre Pio da Pietrelcina. *Journal of Mediterranean Studies*, 1 (1): 54-67.

Pope John Paul II. (1984). *“Salvific Doloris”* https://w2.vatican.va/content/john-paul-ii/en/apost_letters/1984/documents/hf_jp-ii_apl_11021984_salvifici-doloris.html

Shelp, E. E. (1984). Courage: A neglected virtue in the patient-physician relationship. *Social Sciences of Medicine*, 18 (4): 351-360.

Stark, R., & Finke, R. 2000. *Acts of Faith: Explaining the Human Side of Relig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illiams, G. (1993). Chronic illness and the pursuit of virtue in everyday life. In Alan Radley (Ed.), *World of Illness: Biograph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Health and Disease* (pp. 92-108). New York: Routledge.

Zanzucchi, M. (2014). *Chiara Luce: A Life Lived to the Full*. London: New City.

賀玉英 (2018)。〈天主教徒病患從患病、受苦、救贖中發展出對「苦」的超自然理解角度之案例研究〉，《輔仁宗教研究》第37期：頁1-24。

完

謝謝！